

书中举了多个例子，如“在爱尔兰，人们说柯勒特话和英语，许多爱尔兰人都懂得两种语言”还有布列塔尼、芬兰等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在中国也有同样的情况。就拿香港来说，在香港的人大多会两门语言，粤语和英语。身边有些香港的同学在遇到普通话不流畅，且表达不清晰时，他们会不自觉地想要切换成英语进行翻译。这个语言问题，其实正是由于历史造成的。众所周知，香港曾经被英国占领，并且在多年后才回归祖国，因此在香港，普通话不通行也算正常。“这种语言的重叠大都是由一个力量占优势的民族入侵引起的”书中也说出了外来语与土著语并存或者凌驾于土著语之上的原因。

再比如说，书中还提到关于时间的推移引起语言的差异这一问题。随着时间的变化，同一种语言在同一个地方也会发生差异。书中已经强调“实际上，语言的分化正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地理差异应该叫做时间差异”我觉得索绪尔所说确实在理。先不提语言，单说地理与时间差异上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一个地方的地理特征既可以稍微有点不同，也可以完全不同。一个地方过去是森林，现在可以是荒地；过去是海洋，现在可以是陆地。而这些恰恰就是影响其语言的重要因素。更别说不同的地方的变化差异就更大了。因此“语言的分化正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的确是这样。如果说，书中举的小岛与殖民者的例子过于抽象或者难以理解，也可以再看看身边语言的变化。在我和老一辈的人聊天时，我能明显地发现，在一些字词的发音上是有所不同的。不过，可能是时间跨度并不是很大，所以总体上可以理解，只是在轻重音和音调上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不只是客家话，还有在高中时，老师曾经提及，许多年轻人现在讲的潮州话和之前的潮州话已经不一样了；上课时，老师也提到过粤语一些字词在过去和现在读音上的差别。另外，我还联想到，随着大家的交流越来越多，不同语言的学习和交流也越来越多。本土语言有时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或者是年轻人将其他语言带到当地，将其他语言融入当地语言，这些都有可能使本地方言发生变化。而这些，也是时间带来的。这些思考正是索绪尔所说的最好证明。也正是我所震撼的地方。

最后，我还想再提一提关于第三章中提到的“方言没有自然的界限”这个观点。我极为认同。在我的认识里，方言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地方说的语言。再拿客家话来说，尽管我说客家话，但是客家话不是只有我们那个地方说。除了我们广东潮州饶平的部分地区，还有梅州、惠州、河源部分地区，单我知道的广东内的就已经有这些地方了。我们说的都是客家话，这是没错的。但我们都不在同一片区域，这也是没错的。另外，从同一片区域的不同方言来说也是如此。据我了解，我们镇与隔壁镇是全部讲客家话的，但是在靠近市区的那个镇时，有一部分是讲客家话，一部分就是潮州话了。没有人知道在地理上讲潮州话和讲客家话的界限在哪里，因为在那个交汇处的镇上，有一些人是既能讲客家话，又能讲潮州话的。总之，界限模糊，并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片区域讲潮州话，哪一片区域讲客家话。所以，从不同语言到不同区域两个方面上考虑，“方言没有自然的界限”显然也是成立的。

然而，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除去我所震撼的，依然还有一些我无法理解的部分。纵观书中第四编全编，书中内容丰富、介绍详细。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出，索绪尔为了让一些概念更好地理解，举了很多例子。然而，整编中的例子大多数为西方语言，较少东方的语言。一方面，只用西方的，那这些例子是否具有普遍性还不好说；另一方面，索绪尔这本书本应通用于全世界，只用一些西方的例子，东方的读者若不了解那些语言，单靠那些有些晦涩的概念与例子是无法理解的。那这本书的通用意义就会大大消减。是否可以在一次次更新修改该书时，适当加入其它地区的语言，或者是加入能从现代找到过去蛛丝马迹的一些语言，让现代的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当然，这只是我作为一个读者，对这本书一些地方的浅显的看法。我在前文也已经说过，这本书让我所震撼的很多。这是前人在研究了那些语言后得出的成果，尽管我无法理解其中一些例子，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学习那其中的道理。好的东西正是有这样的魔力，让人疑惑但大受震撼，这也是它得以被越来越多人学习的原因。

以上皆是我对于《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四编的一些看法与认识，我承认我的想法并不成

熟，但我尽力将我在看这本书时的所思所感写下，这是我认为对一本书应有的尊重。

对地理语言学的初步认识

——《普通语言学教程》地理语言学读书报告

2020级汉基2班张捷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第四编中，索绪尔为我们介绍了地理语言学。

作者最先指出，地理语言学关注的是语言现象和空间的关系问题，此问题属于“外部语言学”。外部语言学即不属于语言组织、系统等内部机构的语言现象，作者认为应被语言的定义严格排除在外，但他也承认：“外部语言学研究所研究的却是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事实上，它与民族学、政治史等领域关联密切，而作者在本书开篇便提到“语言学和其他科学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它们有时从它借用资料，有时向它提供资料”。由此可见，外部语言学在语言学发展和研究中仍具有重要价值，对其他领域的研究也有重要作用。

第一章首先介绍了关于语言的差异这一现象。而对于这些差异现象的原因，“在语言的差异中，人们最先注意到的往往是空间上的分歧，这也是一目了然的。而事实上，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时间上的分歧。”关于时间上的分歧对语言差异的决定作用，在后几章中作者对其进行更详细的解释。而关于语言在空间上的差异，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民族意识到自己的语言，最初通过与其他地区语言的比较得来，地理上的分歧造成的语言差异确定了人们对语言的科学的研究的最初形式。之后人们又自然地通过比较来探索语言之间类似及不同的地方，于是这推动了对语言亲属关系的研究，并产生了语系。

此处可以联想八大语系。各个语族之间因为有相类似的特点而被划归到一起，属于同一语系。以我们熟悉的汉藏语系为例，虽然其下的三个语族各有不同之处，但它们也具有明显的相似特征，即都有声调、常应用许多量词、虚词较多。

而对于绝对差异语言的研究，作者则建议比较两种语言的一些历时方面的事实、语音演化等等。这也有助于我们发现一些经常资料。这也给我们一种印象：比较的方法似乎是语言学研究中十分有效并常用的方法。但作者也曾强调，比较仅仅停留于作为一种方法是无用的，而我们更应关注比较的意义。

索绪尔还顺便指出，语言可以被看做一种习惯，但应视其为民族属性而非种族属性；此外，“每个民族都相信自己的语言高人一等。”又通过希腊语和俄语的

例子印证他的说法。而由此也许可以解释，古代在殖民或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征服中，为何格外注重输入自身的语言以替代被征服者原有的语言，这可以理解为强制增强当地对征服者民族的认同，同时又宣扬自身语言高贵性的手段。

第二章为地理差异的复杂性。这一章中首先介绍了几种语言在同一地点并存的情况，及此现象发生的原因。有多少种地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是我们的一种理想形式，而实际中，经常是多种语言在同一地点并存。作者此处所说的“并存”不指两种语言相互渗透的结果，而是单指同一地区使用两种不相混的语言的现象。这种现象是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如古时的罗马，现在的芬兰、爱尔兰等地。作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大都是由一个力量占优势的民族入侵引起的，但是有的也因殖民，和平渗透，其次是游牧部落把他们的语言带到各地而引起的。”但在古代中国，汉语似乎大部分时候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有其他民族强势掌握政权的时期，多种语言势均力敌并存的情况并未出现。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或许由于外族虽依靠武力暂时夺取了政权，但在文化上并未占据优势；并且中国有强烈的“正统”观念，外族仍需要借助汉语在人们观念中的正统性来获得其他方面正统性的认可。在全球交流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已经将这种现象视作平常，国际间移民愈发增多造成更多同一地点多种语言并存的情况。

此后介绍了文学语言和地方话。此处“文学语言”定义为“各种为整个共同体服务的、经过培植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语言”。若任由语言自然发展，最终会成为互不侵犯的方言，导致无限的分裂。但人们的交流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伴随交际日益频繁，人们“会通过某种默契选出一种现存的方言使成为与整个民族有关的一切事务的传达工具”。此后享有特权的方言便难以保持原来的面貌，但也不致因此完全失去它原有的特性。在语言发展史的研究中，交流的作用是值得被关注的，它作为语言分裂的反面力量，促成了语言的融合和某种意义上的创新。

第三章的内容为地理差异的原因。作者首先强调了时间的重要性。“空间本身是不能对语言起什么作用的，语言的分化正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地理差异应该叫做时间差异。”

时间在连接地区的效能是神奇而重要的，作者也通过形象的情景设置来说明了这个问题。同一语言在某一时候流行于某一整个地区，五个世纪或十个世纪以

后，住在这地区两端的居民也许连话也听不懂了；反过来，任何地点的居民却仍然可以了解邻区的土话。这是由于两端语言发展变化的时间进度不同，最终造成了很大的差异；而临近地区按一般规律，由于语言自然发展的进度差异不会太大，因此语言之间仍有相似点，人们可以进行交流和理解。时间无形中将语言不同程度的剥离分化了。

方言没有自然界线，即只有自然的方言特征，而没有自然的方言。人为划出的界限是不符合任何方言的实际的。语言也没有自然界线，语言的分界线和方言的分界线在过渡中都可能被淹没。方言和语言之间只有量的差别，而没有性质上的差别。

第四章为语言波浪的传播。索绪尔首先介绍了交际的力量和乡土根性。“乡土根性”代表着分立主义的精神，“使一个狭小的语言共同体始终忠于自己的传统”，进而加强语言的差异性；而交际则起相反的作用，“乡土根性会使人深居简出，交际却使他们不能不互相沟通。”乡土根性和交际作为两种相反的力量对语言的发展发挥作用，最终的结果是使语言在相对稳定中实现创新和发展。

语言的扩张和内聚都要依靠交际。它起作用的方式有积极和消极两种。消极会扑灭创新，防止语言分裂为方言，积极则接受和传播创新，促成语言的统一。而第二种，我们根据其传播形式称其为“波浪”。而这又与前章提及的方言中的“创新波浪”相关联，尽管它在纯粹形容方言的相同特征时是不甚合理的，但此处“等语特征线就像洪水的涨退所到达的边缘”。

“语言学家必须把创新的故乡和蔓延的区域仔细区别开来。在创新的故乡，音位只是在时间的轴线上演化，而蔓延的区域却是时间和空间同时起作用，不能只用纯粹语音事实的理论来加以解释。”而这正是我们依靠经验进行判断时容易模糊和出错的。

接着，作者为我们指出了两种力量归结为一个单一的原则。在一个小的地区，也许很容易区别乡土根性和交际两种因素是哪一个在发挥作用；但在一个比较广大的地区，就难以判断了。事实上，这两种力量总是同时起作用的，尽管比例大小不同。交际愈是有益于创新，创新达到的区域就愈远；至于乡土根性的效能是把某一语言事实保持在它所已达到的界限内，保卫它抗拒外来的竞争。作者最终给出了他的看法——把一切归结为一种单一的统一力量而将乡土根性看作统一

力量的负的方面。而这种处理方式有助于我们在研究影响语言演化的因素时更清晰，在多种力量作用的看似混乱中更好地探索语言演化的规律。

要鉴定各种语言间亲属关系的程度，我们必须把地区上的连接和隔离严格的区别开来。地区上隔离的语言由于双方是独立发展的，一方出现的新特征在另一方是找不到的。随着语言的分裂，它发展出来的各种方言可能会有共同特征证明它们间有更密切的亲属关系，它们也形成了离开主干的另外的枝条。

语言学的任务之一是确定自己的界限和定义，但它又和其他科学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其间的界限并不总是很清楚。在读完地理语言学一编后，我认识到地理语言学的研究也是遵守此规则的，既要对一些关键概念进行明确清晰的界定，又要时刻关注语言与自然、人文地理要素的关联，以及借助其他学科的知识。

在整个语言学的学习和研究中，我们也要保持一份理性思维，不能因认为语言是最平常不过的现象而过度相信经验，就如时间因素对语言分化的作用，经验中也许它是被忽视的，但事实上它是最重要的。

语言学界对这本书评价极高的，原因之一是它的全面性。它全面的给出了语言学学习者一个系统的学习体系，通过对其中一编的阅读，我已感受到了它的全面性和知识的丰富性，全面的吸收它的知识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语言学的学习也需要真正用心投入，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在阅读中初识它的面貌，也遗留了自己想继续寻找答案的问题，我想我很愿意为它付出更多精力。

语言的地理差异——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四编读书报告

2020 级汉基 2 班钟晓桐

【摘要】

《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由瑞士语言学家弗迪南·德·索绪尔的学生根据上课笔记和手稿及其他材料编辑整理而成的语言学著作。本书内容范围十分广泛，涉及了欧美语言学界的各种有关原理及方法的问题。笔者通过研读本书的第四编——地理语言学，对语言差异及其产生的原因等进行了概括与总结，并提出了自己阅读中产生的疑问，以此为读书报告。

【关键词】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地理语言学 语言差异

【正文】

一、作者与书籍简介

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公元 1857 年 11 月 26 日—公元 1913 年 3 月 22 日），祖籍法国，瑞士作家、语言学家。索绪尔是后世学者公认的结构主义的创始人，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奠基者。他将语言学塑造成为一门影响巨大的独立学科，是现代语言学之父，其语言学思想被称为“索绪尔语言学”，也称“索绪尔主义”。

《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绪尔的代表性著作，也是 20 世纪最著名、影响最深远的语言学著作之一。索绪尔于 1906—1907 年开始讲授普通语言学，1908—1909 和 1910—1911 年继续讲授，但是他并没有把课程内容编写成书。《普

《普通语言学教程》也并不是由索绪尔亲手编写的，而是 1913 年索绪尔去世后，由他的学生巴利和薛施葛等根据同学们的笔记和索绪尔的一些手稿及其它材料编辑整理而成的。由于索绪尔总共开设了三次普通语言学课，各次的讲稿和学生笔记都是不同的，整理者们“以第三稿为基础，对全《教程》重加整理和综合，利用所掌握的一切资料，包括索绪尔自己的笔记，以资补充”（《普通语言学教程》序言，第五版，巴黎，1949，p. 9）。《普通语言学教程》于 1916 年在法国巴黎出第一版，1922 年出第二版，1949 再出第三版，各国语言学家先后把它译成德、西、俄、英、日等国文字，使它的影响遍及全世界。

该著作集中体现了索绪尔语言学的基本思想，成为二十世纪现代语言学及结构主义语言学之开山之作，现代语言学的许多理论基础都来自于此书。书中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影响不只限于语言学，现代人类学、精神分析学、文学、哲学、戏剧等多个领域都采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理论和方法分析这些学科所研究的对象的结构，受到了它的深刻影响。

《普通语言学教程》的中译本数量众多，为避免混淆，在此说明文中所引为商务印书馆在 1999 年 5 月在北京第五次印刷，由高名凯先生在 1963 年根据原书法文第五版翻译，由岑麒祥、叶蜚声校注的译本。

二、内容提要

《普通语言学教程》除去前言和第一、二、三版的序外，共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附录和五编。绪论共七章，附录音位学原理共两章。第一编：一般原则，共三章。第二编：共时语言学，共八章。第三编：历时语言学，共八章。第四编：地理语言学，共四章。第五编：回顾语言学的问题、结论，共五章。这部著作论述的问题及其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其影响最大、最能代表索绪尔理论和方法的则是“绪论”、“一般原则”、“共时语言学”这三个部分。由于笔者尚未系统学习语言学知识且译本语言学术性较强，阅读起来难度较大，暂且将“第四编：地理语言学”作为读书报告的主要内容。

三、读书报告

本编内容分为四章，分别是：关于语言的差异、地理差异的复杂性、地理差异的原因及语言波浪的传播。地理语言学，属于外部语言学的研究范畴。根据查阅资料，地理语言学是指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专门以绘制地图的方式来研究语言（或方言）的地理分布和差异的学科。它把某语言集团的地理位置和该语言集团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研究，阐述一个区域中某地区的语音、语法和词汇在类型上是怎样相似的，在此基础上研究语言或方言的分类，以发现语言变迁的痕迹。其目的是研究语言的历史。由此可见，地理语言学是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一）关于语言的差异

语言的差异随处可见，相较于语言的时间差异，人们对于空间差异表现得更为敏感。空间差异，即地理差异“确定了对语言的科学研究的最初形式”^{[1] (P267)}。索绪尔指出，“语系是指在一定情况下可以使我们断定两种或几种语言有亲属关系，即有共同的来源的一群语言”^{[1] (P267)}，例如印欧语系、闪语系、班图语系等。同时，“语言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绝对的差异，它们没有可以认识或证明的亲属关系。”^{[1] (P268)}针对这种情况，索绪尔认为不能放弃比较，我们可以将比较应用于语法机构和表达思想的一般类型，又可以应用于语音系统；也可以从历时的角度，比较两种语言发展的事实与语音演化，从而推动建立语言心理学、语言类型学及普通语言学等。同时，我们可以比较语系内部的差异，如梵语和禅德语、爱尔兰语之间的不同相似程度的比较。

索绪尔在本章结尾提出“方言”的概念，他认为“只在很轻微的程度上有分歧的语言称为方言，……方言和语言之间只有量的差别，而没有性质上的差别。”^{[1] (P269)}对此笔者感到不解，方言与语言之间有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比如说潮汕话是潮汕地区的方言，不管是语音还是语法，它都与普通话截然不同。笔者还对于索绪尔所讲的方言和语言的差别存在疑问，方言从属于语言，它们的性质不同，而一门发展成熟的方言的“量”也难以和一门语言的“量”进行对比。

（二）地理差异的复杂性

地理差异是语言差异的最一般因素，因此我们习惯于按照理想形式来思考语

言的地理差异：有多少个地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索绪尔通过列举了爱尔兰、布列塔尼、巴斯克地区、芬兰、库尔兰和里窝尼亚、里掏挖、德国、马其顿等多个地区的例子，指出由于殖民、迁徙和和平渗透等原因，世界上存在着几种语言在同一地方并存的次要事实（并存但不相混）。并且这几种并不总是绝对地混杂在一起，它们可能有相对的地域分布。

接着，索绪尔提出“自然语言受到文学语言的影响也可能破坏语言的统一，……变成一些互不侵犯的方言。”^{[1] (P273)}他指出“‘文学语言’不仅指文学作品的语言，而且指各种为整个共同体服务的、经过培植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语言。……随着文化发展，人们会通过某种默契选出一种现存的方言使其成为与整个民族有关的一切事务的传达工具。”^{[1] (P273)}而这种正式语言具有文学语言的一切特征，似乎不一定要有文字，并且它能与许多地方方言并存，这也是语言地理差异复杂性的生动体现。

（三）地理差异的原因

索绪尔在开篇做了一个理想假设：有一种语言原来流行于一个小岛，后来被殖民者带到另一个小岛，可能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故乡（G）和第二故乡（G[`]）的语言会在词汇、语法和发音等方面出现各种不同的差别。索绪尔把这种差别归因于时间，并指出地理差异应该叫做时间差异，亲属语言的统一性只有在时间上才能找到。然而就如同校注所讲的，索绪尔忽略了语言发展的社会因素，而且亲属语言的统一性在空间上也并非不能找到。

方言特征的探讨是语言地图学工作的出发点。索绪尔通过举例和图示说明了一个单一语言的国家存在着的各种方言在时间催化下产生的差异，进一步强调了时间差异对语言发展的重要作用。索绪尔对方言的论述纠正了笔者一直以来的认知误区，“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用一种方言的全部特点来确定方言，……要么只用方言的一个特点确定方言”^{[1] (P282)}，虽然这种方法不符合方言实际，但是方言本身并没有自然的界限，只有自然的方言特征。因此，借助“等语特征线”或是“创新波浪”的方式，将有共同语言特征的方言绘制成线，有足够数量一致的特征便可以更加合理地确定一种方言。